

# 尋找拍瀑拉族(Papora)的後裔

洪麗完

## 一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午後二時由於友人楊小姐的介紹，專程拜訪清水耆老蔡先生。(註一)

蔡氏因工作關係，對糖廠相關事務十分了解。然則有關客家人的話題才是此番專訪的主要目的。客家主題外，附帶地，我們也談及先住民問題。依蔡氏所言，清水番子城原為「番仔」(指平埔族)居住地，其耕種方式與漢人不同，以種植番薯為主。後來「番仔」不敵漢人勢力，退居山上貧瘠之地，耕「畑」為生。畑即山之地，為看天之田。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晨九時再訪蔡氏，提及是否尚有平埔族後裔居住清水一帶地方？依其所示，附近姓葛人家似乎即是「番仔」之後。雖然我興沖沖地想探個究竟，蔡氏似乎頗為為難(依猜測一般人忌諱隨意指人為「番」後，況且蔡與葛家為舊識)，最後我們決定以葛姓為閩人稀有姓氏，希望探究其祖先歷史為由，拜訪葛氏家人。十一時整，來到葛家，不巧葛家家長正好外出！(註二)表明來意，留下名片後，乃與其家人約定再訪之時間。

同月五日晨十時，再訪葛家家長。對於葛姓祖先歷史，葛氏表示一無所知(依推測確實不知其祖先來歷)，幸而在我的引導下，葛氏所透露的訊息，對於確定葛姓係平埔族拍瀑拉(Papora)牛罵社之後的事實，頗有斬獲。(註三)

## 二

訊息之一：葛家世居清水，葛氏祖母(已亡故)曾表示葛家現居址附近一大片土地皆其家族所有。然而今清水已無其他姓葛人家，親族多散居大甲或埔里烏牛欄地區，彼此均無往來。往昔葛家附近建物皆低矮，多為一間間獨立的泥土屋，葛氏幼年矮屋改建前，家中尚見一顆顆呈翠綠色，以謝石(即壽山石，多來自大陸)製成的石印，及顏色泛黃，破舊不堪的紙張(極可能為古契字)。屋宇改造，以上物品也遭清除遺棄。

訊息之二：葛氏幼時附近鄰居皆參與民間節慶拜拜，唯獨葛家除新年祭祖外，從不拜神禮佛。葛氏回憶葛母曾表示，葛家傳統向來即不參與任何祭拜儀式，後來從俗的結果，雖然也拜神祭祖，但仍不拜「地基主」，蓋所有土地原為葛家母族所有。

訊息之三：葛姓祖墳僅在墳地所在立一長石，石上並無任何記號，每年唯有清明掃墓始稍作清掃，久之，常遺忘墳地所在。葛氏祖父葛□（參閱附錄一）去世，新造墳墓，為解決此問題，始由其父決定以「感恩」二字作為「祖先來源」刻於碑文之上。此後，葛家神主也以感恩二字為祖宗來源，書寫於牌位上。

### 三

今台中清水舊稱「牛罵頭」，舊街市名為「牛罵街」（又名「寓鰲頭街」），地名起源與當地原為拍瀑拉(Papora)平埔族「牛罵社」居址有關。位於大肚台地西側的牛罵頭街，由於「勢高臨流」，地處清水平原大肚山麓斷層線一帶，既有良好水泉（如在今清水鎮上的埤仔口泉為自然湧泉），取水方便，地勢上較海岸平原高亢，是建立墾殖中心的理想地點。最初的墾殖中心為農村（集村），由此再分向坡地及海岸進墾。由於地理條件優良，清水平原山麓斷層線一帶靠近大肚地塊地區，早為平埔族人所居（屬於拍瀑拉的牛罵社、沙轆社、水裡社等皆分佈其間）。（洪麗完 1990：70）早期漢人入墾沿海平原，也先進入開墾，而與先住民形成雜居現象。（註四）由於縱列於山麓線一帶之地是漢人聚落最早形成區，隨漢人勢力與日膨脹，為適應生存競爭激烈的生活，平埔人或接受漢文化洗禮，改變生活方式；或遷居他處，另尋生存空間。（洪麗完 1985：259～273）今清水鎮「番子城」俗名由來，顯然與其為平埔族聚居地有關，此地應是平埔人由清水平原山麓地帶退向埔里或非清水境域較早的遷居地，為漢人所給稱呼。若由地緣關係判斷，移居此地的平埔人應是屬於拍瀑拉族的牛罵社人。（註五）雖然葛家曾擁有數個印章與舊契皆已遺失，致無從進一步分析葛家確是牛罵社族人，以及葛氏祖先似為部落酋長（首領）之類的身份，但以上推論仍有其參攷價值在。

葛家傳統除新年祭祖外，其他日子皆不拜神，此與同屬拍瀑拉族的沙轆社情形一致，每年僅定農曆八月一日為一年一度的祭祖日，（洪麗完 1988：24-25）然而漢化結果，葛姓人家雖也從俗地祭拜各種神祇，却仍不拜地基主。按「地基主」原是開拓房基之人，大部分先住民因不滿住屋被侵佔，憂憤而死，甚至有被殺戮者，致陰魅不散，守住房屋，久久不去。為求平安，乃被供為「地基主」，民間於每月初一、十五拜土地公後祭祀之。（黃旺成 1957：44）據此說法，葛姓不拜地基主，與其家族原為土地所有人，不無關係。

事實上，與牛罵社有關的關鍵性問題，在於「感恩」二字成為葛姓祖墳與神主牌位上的刻文。早期漢人入墾台灣，因墾闢土地，開發資源，不斷與土著發生接觸，雙方固不乏和平相處之例，然生存競爭結果，衝突時起。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爆發中部地區大型「番」變——屬於道卡斯族（Taokas）的大甲西社糾

集中部地區牛罵、沙轆等社起事，即是一有名的漢「番」衝突事件。（洪麗完 1985：253-257）事後清廷改牛罵社為「感恩社」。感恩社即牛罵社自雍正末年以來的稱呼。據此事實，足見葛父以感恩二字為其祖宗來歷并非無緣無故，也非如葛氏的臆測乃「感謝祖先生養之恩」的意思，顯然與出自感恩社之後有關。以下據戶籍及神主資料進一步說明葛姓為感恩社後裔的事實。

依據清代文獻舊稱，依漢化程度，將平埔族劃歸「熟番」類。雖然經有清一代的漢「番」接觸，多數平埔族已接受漢文化洗禮，一般觀念以為清末以來，大部分平埔人已不知其自身所從出。然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却為平埔族人的種族別，留下值得參考的資料。依據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大甲郡清水街的《戶籍簿》，登錄種族資料欄中，葛家自葛父以下迄葛氏本人及其兄弟姊妹，皆註明「熟」（即「熟番」）的身份。此種身份記錄直到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仍舊保留，（參閱附錄二、三）至於平埔後裔本身，事實上直到日據時期也尚知曉祖宗來歷，葛父（生於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也才能有憑有據地以「感恩」二字為其來源。

由於漢文化的洗禮，無論出自官方有意改風易俗的措施，或平埔人本身仰慕漢文化的自動向化結果，（洪麗完 1985：259-268）平埔家族不只從漢俗改漢姓漢名，也學習漢人於祖先死後設立神主牌位，紀念祖先。葛家「歷代祖宗牌位」（直寫）之上，橫寫「感恩」二字。除感恩外，其神主格式與一般所見閩人家庭所供奉者並無不同。按閩人家庭的神主，多在正面寫上祖籍地與某姓歷代祖宗牌位等字樣，並將祖先姓名排列於紙張或竹片上，藏於神主背後。感恩社地處清水平原閩人分佈區，習俗上也受閩人影響。雖然葛氏表示，神主內的祖宗姓名曾出現「貓莉」（葛氏曾祖名，戶籍資料記為「葛貓莉」）、「目巴嘉禮」（葛氏玄祖）等平埔古名，可惜由於習俗關係，非特別事故（如家人去世，欲將死者姓名題上；或過年清掃）不能打開神主，否則透過神牌資料，將目巴嘉禮以上葛姓歷代祖宗名字作一整理，不僅可分析其名制結構，也可推論何時開始全面採用漢姓漢名，此有助於觀察其漢化足跡。另一方面也可由女性祖宗姓氏，觀察其家族婚姻狀況。依據戶籍資料，清末以來葛家的婚娶對象，均為漢人，但不知其與漢人通婚，始於何時？在缺乏更直接的資料下，解決此問題，恐怕非藉助神主資料不可。

綜上所述，我們應可相信葛姓人家為牛罵社後裔的事實。（本文得以完成應感謝楊小姐及兩位報導人蔡先生、葛先生；也感謝許雪姬小姐提供寶貴意見。本文為保護當事人與相關者的權益，皆不以其真姓名刊出，文中也避免指出聚落地名。）







## 參 考 書 目

中村孝志

1931；1936 荷蘭時代の蕃社戸口表，南方土俗 1(1)：42～59；4(3)：182～196。

洪麗完

1985 清代台中移墾社會中「番社」之處境，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7：243～273。

1988 台中沙轆平埔族遺跡，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8：24～25。

1990 清代台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台灣文獻 41(2)：63～93。

黃旺成

1957 台灣省新竹縣志稿，卷四人民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張耀錡

1951 平埔族社名對照表，文獻專刊第二卷一、二期另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06 大甲郡清水街戸口簿。

---

台中廳大肚上堡□□□戸口簿。